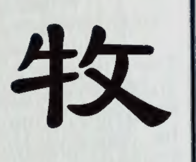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十六　政才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西門豹

西門豹治鄴、廪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

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此管樂一流人豈直一守令才乎一再鼓而軍興可立辦非平日法令之嚴肅不能再變而商鞅之徙木立信皆西門氏之濫觴也

黃霸

黃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東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

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館

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

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次公是勤敏精察之才、非幹局博大者比、

所以一為宰相、便功名損於治郡、

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問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座云、

爲仕最苦尺牘所累、借得此君一副捷手乃大快人、

顏斐

顏斐黃初初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

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植又歷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

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至靑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

公意也、宣王遷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載、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行、步涉積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安得海內見此景象乎、謂斐爲才吏可、謂斐爲循吏亦可、

劉馥

劉馥爲揚州刺史、先是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

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山海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

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

當官才局、展於無事之時易、施於有事之際難、以無事之備、而爲有事之用者、則尤難、非實心從國家起念者、不能料理周密若此、

劉靖

劉靖卽揚州刺史馥之子、遷廬江太守、詔曰、卿

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南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發廩賑之實加之以明適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

此、初雖如碎竊、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

果如應璩所稱、便是治辦高手、

徐邈

徐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至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

斂民間私蓄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致也

徐邈作中聖人語酒而狂也莅職乃勤密若此眞所謂此君一月醉勝世人三十日醒矣

虞騤

虞騤潭之兄子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

拜駿駿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公才公望合爲一人其守吳興必有卓績

陸續

陸續仕郡戶曹吏歲荒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姓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口說六百餘人分別姓字無有差

謬、輿異之、

不但見其强記過人、即留心民瘼亦不可及、

顧覬之

顧覬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令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庭閒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諸郡莫及、

理劇而不為劇擾、自是眞才、

沈憲

沈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圭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除散騎常侍

余嘗謂作劇縣吏、即左畫圓而右畫方、猶不能盡快人意、須方員齊出一手、乃能遊

刃而解、

沈瑀

沈瑀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司徒竟陵王子良、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强、子良褒瑀、復事始安王遙光、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

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吏、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入梁爲尚書駕部郎、兼右丞、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至、非訟訴無所通、縣南又有豪族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

廕、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
伯瑜是氣節人、其治辦之才、所至立就、總之出以實心、
李幼廉
李幼廉聰敏寡欲、爲瀛州長史、凡百事務、應機立成、神武深加慰勉、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應機立成、乃出於寡欲之人、所謂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集事之法、

郎基

郎基、中山人、沉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盡、戎仗亦盡、乃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諳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

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斯知仁矣、

郎基素以廉稱、然當禦變應卒之時、咄嗟而辦、一皆師心所獨創、其才藝直是過人、余故特列此君於才吏、以見清者定自不拙

樊叔略

樊叔略從武帝平齊、以功拜汴州刺史、號爲明

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遲迥之亂、鎭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畧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

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謚曰襄、

叔畧所至之政、上爲人主所知、下爲小民所誦、必非徒取辦於才畧、其惠心之孚、定自不淺、顧獨以食前方丈自奉、大凡才局過人者、性每豪侈、蓋未聞道之故、生平無學術、此其徵也、

魏德源

魏德源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惟德源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資輒歛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蒞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嚣、猶不能濟、德源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

妙在人不堪命之時、而所求皆給、又妙在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不知何以有此巧法、〇軍興一應急需、每以委賊、此風殊可痛恨、德源不須過勝之約、大爲有見、

宋世良

宋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政術，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寶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還，有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

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能使盜奔他境自然獄無一囚必也使無訟乎吾於清河守見之矣

蘇瓊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即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

得、瓊不理其請、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服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

使盜賊爲我用惟真能化盜賊者乃可用此法

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
債數求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
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
歸遂焚債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
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
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剖人
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
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
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

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如此曉諭、凡有血氣、能不轉念）
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洒淚、晉
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
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
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
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敎令儉而衷禮、又蠶月（不知）（何處得此一片綢密心）
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
至於調役事必先辨、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
嵩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

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處、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餧、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

察者每不能恕、廉者每不能容、執大體者每不能勤細物、而蘇瓊敏斷、慈和、精詳、宏

大、無所不有、守郡全才、獨步千古、

裴琰之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遂爲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爲霹靂手、

琰之如此作用，非以自晦，正是少年自炫之態，若崇義能憐才而不忌才，更進一格耳、

崔涓

崔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吏，乃以細紙署姓名於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其强記與楊洛陽，可稱敵手、

張仁愿

張仁愿守朔方、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西擊突騎施、仁愿乘虛奪取漢南地於洛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就、以拂雲祠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

貴進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敢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

仁愿才度周密人不易及至所謂安用守具生其退心尤爲千古獨見

高駢

高駢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駢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蕃蠻將施停候有警乃命門僧景山奉使入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月舉烽直至大渡河規畫周二十五

里、悉召縣令、尨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取土皆劃丘垤平之、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十月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凡興作最苦、利與害半、又最苦人不我應、如此公作手、眞可謂事有全局、

韓滉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

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籌溷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以爲防捍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㲃矣比達渭橋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溷米至減五之四

此君有異才而能爲實事克勤細物非精

神處處周悉者不能、

楊機

楊機爲洛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幷記事理、世咸異之、

理劇邑、故須有此才具、

張全義

張全義爲河南尹、時東都滸經寇亂、民居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

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卽時擒捕刑寬事簡遠近趨之

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尚見田疇美蠶麥善者親至其家賜之民間皆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由是比戶豐

實、五年之內、遂成富庶、

一經殘破、撫綏便稱棘手、況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戸者乎、全義出身羣盜中、乃能悉心經畫、五年立至富庶、然則天下不患有亂世、獨患無治人耳、○余嘗往來鳳泗間、荒榛之地、所在彌望、意謂以招民之法治田、必當以行軍之法治民、而又倣富鄭公救荒之意、以精强之吏行之、數年定有成效、

梁彥光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鎭之、奏課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治岐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臣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錄、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亭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

若神明、合境大駭、招至大儒、每鄉立學、於是人皆改勵風俗大改、

彥光先不以神明之譽、易戴帽之錫、終雖發摘姦隱、而自不失靜鎮之初心、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盧莊道

盧莊道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年幼、懼

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靑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卽日拜監察御史

如此才那得不動主眷然其妙處又在乎月不露故使令丞竟不能測

魏奉古

魏奉古初授雍丘尉、嘗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郡寮畢謁、珽召奉古前曰、聰明尉耶、他日持廐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人、

雖然強記過人、畢竟是少年炫才之態、

王濟

王濟初補漳州龍溪主簿、時詔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物、有司督責甚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以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曰可、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久之、復多逋累佃者、濟悉請歸官、引水溉民田、自是永無亢旱之患、其利甚溥、汀州有銀冶之訟、構十餘年、逮獄數百人、初起、居民結大姓爲主、事發力脫去、中禍於從者、最後讐家旁及無辜、惟貨惟來、有司

益莫敢決，轉運使使濟鞫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坐者數人而已，餘皆獲免，通判鎭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淩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莫敢告，告益挾衆肆毒焉，濟知其事，一夕報火起，隨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盜物，見在，即斬以徇，窮詰餘黨，悉得其嘗所爲侵掠狀，治如法，馳奏，太宗大悅，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由是軍民畏肅，入爲監察御史，彈劾不避，稱

年采焉、出知杭州、眞宗面加慰諭、徙知洪州、並江南西安撫使、所至執法、以鋤惡安民爲本、歲饑、躬督官吏爲糜粥、日親嘗而給之、民賴全活者甚衆、

威惠並施、救時妙手、

趙昌言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恃勿芟者、將圖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廥積以

給用、自是無敢為奸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具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士衆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太宗善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有幹才而善用之、

凌策

凌策通判定州、初李順之亂、陜選官多憚行、策

自陳三蒞蜀境，諳其民俗，即命知蜀州，又以巴西當益之饋道，徙綿州，加太常博士，還朝，會命爲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屯田員外郎，入爲戶部判官，遷都官，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且以煩役爲患，詔策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運之費，慮之幹任廣州，無廉稱，以策有幹名，命代之，賜金紫，廣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請由

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曲江、人以爲便、代
還、知青州、東封以供億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
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揚州、屬江淮歲儉、頗有盜
賊、以策領淮南東路安撫使、時洪州知州李玄
病、上與宰相歷選朝士、將徙策代之、上曰、南昌
水潦艱殆、長吏當便宜從事、不必稟於外計也、
王旦言策莅事和平、可寄方面、望即以江南轉
運使授之、仍詔諭差還之意、饒州產金、嘗禁商
市鬻、或有論告、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責

其筭、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殿
學士、知益州

蒞事和平四字、便盡策之一生、然國家用
人、畢竟以和平禔福、

李肅之

李肅之知慶州、既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
寇至、數月、徙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數震、州
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之躬按行泥潦中、
結草爲茵、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

流移、又爲茇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狥、人遂安息、帝嘉之、改大理寺丞、又從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吏迹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如此整頓、真如李光弼一入軍中、而旌旗煥然改色、今天下多事時、安得如肅之數

輩、便可不至張皇掣肘、

馬正惠公

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羌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羌、小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番落感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鹽院幷欠不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沒家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爲額、會知益州宋太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

本路轉運、自乾德平蜀後、歲貢羅綺、動逾萬計、籍里民補牙校、部舟運、歷三峽而下、沉覆殆半、破產不能償、州民深以爲患、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爲一綱、以二人主之、三載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敗事者、蜀人賴焉、

措置有法、

牧津卷之十六 終

牧津卷之十七目

政才下

趙從善　孫子秀

張敎　沈作賓

趙大訥　張胄

林興祖　張愷

黃哲　羅循

葛源　朱貞

楊繼宗 二見　楊雲才

劉昺　汪應軫

張永　范檟

張瀚　　鍾銳

李攀龍　　張鰲

明山陰祁承爜輯

許仲宣

許仲宣三為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因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鍾，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爲廣西漕士，死於

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欵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軍中一應急需應卒立辦心計之士猶饒爲之至甘以一族活萬人而又能飛檄使

交人送欵此眞仁心爲質而安措在掌握
中非大經濟人不能及此

丁謂

眞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擾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故不爲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篙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引去

晉公畢竟是智術人然當乘輿卒臨之際

非得此捷手、何以應迫、其才何可以人掩、

其受知於眞宗者、或亦以此、

沈括

沈括初以父任爲沐陽簿、疏沐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後擢進士第、歷遷（一〇簿〇便〇能〇與〇利〇若〇此〇）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變、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言者論之、事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括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

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權三司使爲蔡確

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

此不特邊疆爲然，內地亦嘗以此爲法，不募兵而無一民非兵，無一兵非精銳矣

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

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撓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毆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因斬以狥。

存中才畧甚大即此二萬潰卒如疾流奔海勢莫可遏而一語便令歸屯斬一潰師以肅法而萬衆俱戢眞制變妙手

蘇頌

蘇頌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詢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

神以爲法

不特其才度過人而細心亦不可及〇今

編繇當以此爲法

和詵

和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時鄭居中在政府召與語悅之遂薦於徽祖數奏明堂大獎宸旨進横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强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于三百步外卽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世忠因之稍

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尅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詵知兵嘗沮燕雲之議以及於貴托事之作未及用以死世甚惜之

余觀宋之勝虜往往以弓弩之利如神臂鳳凰之類皆有實用蓋虜騎所恃者弓矢非此則長伎不能與之角

滕子京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嘗戍增城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爲記蘇子美書石

邵餗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爲地方作勝具，大是尋常，然一時偶得此數公名手，便足爲千古佳話。

沈遘

沈遘爲京尹，敏於政事，號稱捷，則平時治開封者，晨時視事，至暮不能[illegible]，或廢飲食，遘尹府，旦晝決事，日中府無[illegible]事，客從容談燕，日有餘力，而翕然稱治。
爲政之忙閑，實由人[illegible]其，至如治都會之

地事多掣肘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暇豫乃爾

蔣穎叔

蔣穎叔爲江淮發運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紛釋蔣吳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竿曰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盖雷雨雲電霧露等或有差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會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周文襄公撫吳時、亦用此法、舞弊人不可欺、不特司漕者所當留心、

錢勰

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諜至七百、勰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勰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謝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非得此一副强記才、安能服此老吏、

王罕

王罕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倖免、召父老列其田高下爲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曰、其戶輸可免、其戶不可免、衆皆悅服、范仲淹知潤州、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年例箭羽、下東南諸州、調法若星火、其直踴貴、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州、盡括所有、倍時值而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之、皆詣轉運使請得如常州法、

倍時值，則富民已受其利，而官市之價，終是有限，則小民應輸之供，亦不至爲累。

蘇子瞻

蘇子瞻判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悉償所負。

固是趣事，亦是惠心。

仇悆

仇悆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悆饋饟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值他邑官逃避悆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悆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於盧溝河橐索往往反以資敵悆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商密丞俗尚囂頑悆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留滯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等陰拾令過脅持爲姦悆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州閫司錄

命僉攝事既行邑民萬餘遮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僉由他道得出後以淮西安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使統制張琦者冀乘機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僉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　白麾左右驚潰追僉上馬僉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狥國難寇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遮散其後人心遂定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

強奬善良爲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

僉端方挺持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僉僉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

一段識力不可及才具特其餘耳、

成無玷

成無玷初調江山令時盜賊蜂起里中惡少年探赤丸橫行都市吏不敢問無玷廉其主名悉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相李綱薦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六
刪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築嚴，呂頤浩言
荊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控天
塹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
築城壘，欽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
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乏，卽奏減民租十二，軍
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下，如風靡草，高宗兩
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
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地方得一長才，真勝天險。

梁汝嘉

梁汝嘉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汴，高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遁，獨汝嘉濟築防守，就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官至臨安府，上而宮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府，以至周廬千列，一時辦集，遂成雄都，御札褒美，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隨軍轉運使，扈駕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鼎諸郡，皆有能聲，

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因忤執政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論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卒以東京降皆如其言先是汝嘉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守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為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

用世之具雖在遷幸駐蹕之際左投左應右投右應乃見真才

趙從善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內批一日辦集從善命于茶坊酒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民舍妓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曜比於白日

二事皆難卒辦，而俄頃可了，才具果足天下無難事。

孫子秀

孫子秀調吳縣主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後知金壇縣，嚴保伍，覈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齎牒，自詣里正，併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尤加意造士，訪國

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

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

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名忠

衛軍置砦以居設餉給之

訟牒自齎令之長吏亦多倣行然奸民持

此以罔上行私者不少所以便民之事更

當計擾民之弊

張瑴

張瑴爲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

十萬限以雖賜羽爲之其價翔踴不可得矣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錢三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不惟卒辦且以省費應事安可無通敏之才

沈作賓

沈作賓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時帥守丘密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

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繇役，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己，巧媒孽之，罷去。後起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寘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緡率四萬有奇，丹雘未獘，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剗易，妄費固不足計，妄爲驚瀆，非所以妥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甞

旨而後興役上書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
以言者罷[illegible][illegible]知漳州末幾除龍圖閣待制知
平江府[illegible][illegible]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
海盜[illegible]作寇[illegible]招誘其黨既至悉免之錫以衣
服又得强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
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
凡[illegible]皆可教行不但禦寇可以
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鬭過之於是海盜不警
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
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

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謂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四方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月作實考逋負根究姦閱三月即有半年之備兼權工部尚書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州曰北部曰遊塘并永新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遴選禁軍精練閱汰刺其懦弱者爲廂軍在郡苛給一

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實謂生平未嘗[illegible]蔑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府庫、

作實到處整頓綽有餘地又能詢和能諒守能操持而不獻羨餘更為有識可稱全才、

趙大訥

趙大訥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聚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守、防禦其衝、盜為引去、遷與化錄事、轉龍

溪尹、俗尚鬼、壘石作屋、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畬洞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諭禦得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訥抱案詣府、歷指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畧無所懾、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議、令富商轉售之、民皆稱便、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箕苫

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見數千尺得不壞進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凶守吏上輒大詬至皆畏服不敢吐氣鵲湖羅嶴皆群盜藪時出為過客患大訥用奇計翦其羣黨餘黨奔散大訥性剛直不憚大吏屢與劇縣皆有能聲卒胥無敢出鄉宿猾元豪亦相率遠遁數平反冤獄或以事如遠鄉父老率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其為人愛慕如此

此君一腔經濟隨地露頴或以執法或以

消纍、總皆有用之才、

張胥

張胥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胥云、可造一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揆大于小、揆廣于狹、揆遠于近、揆重于輕、其義一也、

林興祖

林興祖初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僞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

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姦黠悍驁因僞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與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即張榜禁僞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僞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獄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與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

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歷遷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剌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卽夜詣說留之哈剌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銅質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卽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銅鑄爲盾日中皆備哈剌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

以爲大雹、且至、中夕遁去、永暖縣洞徑寇甯發爲民害、輿祖以手牓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輿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輿作、縣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

治豪民、止擇一二重大事、使可立刻具獄此除大憝法也、若事多、則難頃刻成爰書既難頃刻成爰書、其情莫與掣肘、皆有不可言者矣、○夫禦寇在於前入城視事之

日、而軍需立辦、長[illegible][illegible]猶可能、但五百銅盾半日而畢工、不知用何鑄法、

張愷

張愷宣德中、以太學生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官吏、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餉軍、一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日痛、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爲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竹束火燎數千、愷迺收民家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

戸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戸以繩用木樁橛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歎曰無用世奇才、

張令應卒之才大槩是巧心所得而善用趙崇善尹京日之作用倘觸類而長之天下無難事矣余聞嘉靖庚戌時欲犒賚勤王之師牛酒諸費不知所出文移往復三日纔人得數餅餌開庚癸粟囊橐釜甑皆無所需討臣遂以奪職所以應額定之事

在豫、而應偶然之事在巧、

黃哲

黃哲、洪武初奉使青徐、諭諸反側、尋出知東阿縣、吏胥初以儒生易之、哲剖决如流、案牘無滯、且不事苛察、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旱、麥盡槁、哲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池龍祠致禱、詞旨哀惻、其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歲復有怪物爲幻、竊人啗之、哲爲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

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戶口日滋、

剖決如流人、乃能使民樂其寛、所以為治才、○明敏之吏、非濟以寛、則必不能使民樂、樂之一字、司牧者所當深思、

羅循

羅循擢鎮江府知府、時巨寇劉上等、自南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入城、指揮使閉門自守、循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

棄民嬰空城也，乃斧扃鑰簡之，逍夜乃至，復多為旗幟樹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葉洲中為疑兵。循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銚，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來幾。

朝廷遣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馱馬物賞賚，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循日初出，伏謁諸司，致供饋，受命令，日昃始徧出促辦諸費，不旋踵者四十餘日，鬚髮為白、

應卒而不張皇，故是才手。

葛源

葛源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往月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委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六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其吏教所為也，悉捕劾置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行其意。

馭吏難於馭民，吏奸盡，則民情得矣。

朱貞

朱貞知磁州，時朝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不多，民苦逼迫，同僚議逃避之，曰，不可，乃齋誠禱於河神，異魚躍至，民賴不擾。時南陽李文達公在位，聞其善政，薦改鄧州。鄧州及新野內鄉二縣，閿鄉及陝西一路，驛夫更易走遞，大為土著所苦害。貞至，即上疏乞各于本土應役，報可，自是民享其便。成化間，荊襄劉千斤作亂，朝廷

出師討之所過官民受其害將次鄧擇儒學生員有幹局者令各具衣巾分至其地開諭比屋無所施且極力營辦軍用不乏亦不及民

官兵所過地方如避湯火司土者保全居民不可不預爲營辦但至於用諸生以當悍卒此法大奇

楊繼宗

楊繼宗爲郡守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

匿、捕之弗得、後幾年、更名立、復充他鄉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向可立乎、吾求爾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向股栗服罪、於是人皆悚懼、莫敢有欺、

楊公真誠人、非以聰明强記炫人者、

楊雲才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為、及成、始服其精妙、為荆州同知、只管都城、改拓時、錢穀之領、已有成命、而臺使者以下、

增二尺許、監司謂諸寺令代[illegible]

遣官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或日馳至防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己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自其故、監司乃大服、

陰溢二分、而陶者不知、城增二尺、而主者不費、心計直是過人、

劉昺

劉昺、嘉靖中知山陰、年少而敏、訟諜盈案、目覩耳聽、舉手落筆、悉中肯綮、絕無一語雷同、時當收籍、斃孔百出、昺躬操册籍、防範精嚴、飛詭頓革、瀕海沙田凡千頃、歲有獲而無徵額、乃請於上、躬往履畝、以補無產之糧、民甚便之、視事三年、祚利剗斃、職務舉而公庭晏閑、日與諸生考藝賦詩、一時以文雅見稱、

文雅故非循吏所諱、

汪應軫

汪應軫當　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耕出帑金買桑於湖南敎之蠶募桑婦若干人敎之蠶事郵卒馳報　武宗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脫　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令　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　駕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

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衛卒徧掠閭、以一夫掌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並飭、反過他所、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許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牽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譟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為、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淮境、　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嘶軫、而以是難之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

事實於王化有裨，詔旦停止。

人知汪公風節勁正，不知其撫循之政。

應事之才，皆一時無兩。

張永

張永授蕪湖令。蕪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民坐困憊。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冶金為之，又閹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永於瀕江佛寺，堊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箔金以代冶，省節不貲，

而調度有方、卒無譁呶於境上者、

如此、亦足紓民、

范檟

范檟知淮安府、時倭躁犯鹽城、轉掠廟灣、檟行次徐州、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七十營以禦之、而檟所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少、食糧告匱、檟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兵居覽牆築堡，因鹽商價聚爲村，久[illegible]，
勢未解，慮餉不繼，言於漕臺，使發萬金[illegible]司
庾，漕使難之，是時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請
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
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
船中減價糶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
五萬石，軍興給足，卒殲賊，兵事甫罷，而景藩役
興，王舟涉淮，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
萬餘艘，兵衛夾途，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

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illegible][illegible]傍廬置敵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次時詣郡括丁夫佽役呼召甚棘櫝畧不爲儲待漕撫大憂之召爲語櫝謾曰明公在何處耶漕撫佛然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櫝曰今王船方出糧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傭直趨役必喜第[illegible]一[illegible]辟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徐，役舉必道達而可，舉無違者之規，而後去，無不樂應者，頃數其失，舉御史大黃覽閱，請進

曰，然而無用也，徐徐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涸，勢難速行，安用衆爲，曰，是固然矣，彼肯悻悻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難曰，君有心計，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饍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攬䌷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

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按然之爲咨禮部部吏奏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鉅萬計比至擅遣人持鋌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于三百比至儀眞而一夕五萬矣時 王重載出牽盜諜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謁乎問符孳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詗之報三[illegible]

并集矣。而更出入。櫝心疑其爲盜也。陽選徒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鬭。相搏縶以來。而戒曰。愼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櫝命輿謁客西門。過街市。搏者前訴。卽收此客。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鬭乎。叱令就縶。入夜。傳令警備。而令皂隷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

曰、奴輩當死、侵晨捕賊首已遁、其孥焆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潰散、是時徵櫝且不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役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其多備、議合之、檟帶、繪連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檟、檟圖謀不意、弗同、漕院怒、遂舉之、身自爲董、工竣、命曰玉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違戒不堅、是功必敗矣、漕院聞之愈憾、于是投遠歲遁

仁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櫝竟褫衣冠、
隨事料理、無不中竅、此其才局不可及、而
當機應卒、識定神閒、畧無忙迫之態、其器
局尤不可及

張瀚

張瀚知廬州府、再補大名、庚戌虜會薄都門、詔
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衞、使者馳至
眞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
報、以募召游食、餓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

選丁壯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illegible]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請令儆然恪使者令、謂勸王何、諸守色動、遂與入謁、頓首請從者閱師、使者𦏁然曰、何遠也、[illegible]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曰、[illegible]有文武才、

選壯士三之一、而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餉、民不擾而兵食俱足、此法[illegible]行之、

鍾銳

鍾銳令崇安、值　神廟初、江陵柄政、行丈田法、下令嚴急、吏多奉行過當、以取贏、銳故緩持之、監司督促甚急、銳徐應之曰、崇雖巖邑、地磽确、且不加廣、安得浮額取盈、屬令來敎民力田開墾、尚未則壤成賦、無已而姑充之、雖然、吾甚恥履畝加稅也、於是置餙簿縣門、令民手實無糧墾田、自首免罪、乃得三千餘畝、抵槩邑缺額、民不擾而賦倍、監司愧服、

一邑中三千淤（潟）鹵田，亦非難事，當年司牧者皆用此一法，民間不知省幾許困擾。

李攀龍

李攀龍出守順德，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利害，政聲流播，進官三輔，嘗蠲馬牧地，埀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眞定十之二，置郵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貴嶺爲晉趙關，一應郡務，立時振舉，于鱗又謂

水[illegible]門東南偏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運河百里而逗者，毋出賦錢，皆賦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時頗韙之、

于麟文章士，事事有實用，乃若此、

張鰲

張鰲知合州，時播酋陷綦江，　上命督府糾兵二十萬，八路合勦，時以庚癸為虞，鰲才，疏晉保寧郡丞，專司轉餉，鰲奏記，謂宜從舟運，又郡邑夫役，宜分信地，遞為轉輸，有譁而逃者，以軍

法從事督府然之一切以便宜委鰲鰲乘小艇導諸餉舸出沒數百丈驚濤駭浪中使萬夫牽挽而上舟不可通則芒屩徒步冒雨衝泥以身先之士卒無敢後者嘗上督府書謂鰲受事以來一身輕如秋葉生死等於浮雲躬自拮据即夢寐常自震驚云

得此君轉餉法軍興大有所濟

牧津卷之十七 終